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至五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臣王天祿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

宋 謝維新 撰

事為門

知人 附

不知人 知已 不見知 求知已

事理發揮 甚矣知人之為難也亦甚矣知已者之不易得也惟其知人則施于人者不悖惟其知已則伸于已者不少人之知已與已之知人一也洎非氣類相求肝膽相照又安得有真相知者哉此管鮑之賢所以不世有也然人不已知非所患也已不知人其可乎故君子必以知人為急

事類則哲　皐陶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丨丨能官人書　唯賢丨丨知賢　患不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丨丨丨人也為政　未易知　人固丨丨丨知人亦未易范滂傳　知下惠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丨柳丨丨之賢而不與立也史　知子產　鄭人游于鄉校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云云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左襄二十一年　知鬷蔑　叔向適鄭鬷蔑欲觀叔向使之從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左昭二十八年　足知雅曲　曹公使蔣

幹說周瑜瑜先覺之謂幹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也

號為氷鑑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龐德公嘗謂德操為氷鑑

此是君座 何充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也及導薨充參錄尚書事

作黑頭公 王詢與謝玄為桓溫掾溫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並本傳

誤蒼生者 王衍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天下｜｜｜｜未必非此人也

當為冠冕 龐統字士元少時朴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往見徽稱統｜｜南州士之｜｜由是漸顯

當為棟梁 吏部侍郎高孝基稱知人見房喬曰當為偉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見杜如晦曰公有應變之才｜｜｜｜之用

必為後患 張九齡曰祿山失律喪師于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上曰卿勿似王夷甫識石勒枉

害忠良竟救之本傳使後得權郭子儀病雖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曰彼外陋内險左右見必笑||||吾族無類矣勉旃自愛蘇子容丞相始為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蘇公唯唯謝之俆度却掃怳然大驚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梁況之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待遇甚厚既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梁公姑謝而留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嘗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受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抒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携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

而已却掃錄

如文靖言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丁公尚為兩制萊公屢以丁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已為兩禁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傾軋竟｜｜｜之｜倦遊雜錄

識夷簡否王沂公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一呂｜｜｜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呂公方為太常博士倅濱州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之類沂公姑應之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皆嗟歎以為非所及龍川志

不可大用韓魏公嘗云吳長文奎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强性狠｜｜｜｜魏公別錄

後當如是王安石始為政司馬温公上疏逆陳

其利害曰丨丨丨丨及二十必受其弊呂獻可將彈新參溫公愕然獻

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行狀

可曰王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侍從神宗

猶可置諸宰府丨丨丨丨詳見官制門必亂天下將召

用介甫訪于大臣爭稱舉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

言安石言偽而辯行愎而堅用之丨丨丨丨記聞

不知人以言舉君子不丨以容取子路曰澹臺子羽有

君子之容而行不勝

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相馬以車相士

以居丨丨丨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家

語

知已為知已用列子曰管夷吾與叔牙二人相友管仲

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

我為貪知吾有覩也吾嘗與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

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

我為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寗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丨丨丨者丨馬為知已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薛詩外傳

為知已死 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逃適山中曰嗟乎士丨丨丨者丨女為悅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史記

以為知已 晏嬰之晉至中年見弊冠反裘負芻息于道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為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歸嬰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吾三年為臣僕人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丨丨丨丨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

今也見容之意遂以為上容 **且曰知我** 子產聞子皮卒哭丨丨吾已無與為善矣惟夫子丨丨左昭十三 **立不失容**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熳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丨丨丨丨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莊子 **仰而長鳴** 驥服鹽車而上太行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于是俛而噴丨丨丨丨聲聞于天下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戰國策 **林宗見奇**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丨丨丨而丨其異遂與共言 **謝安所知** 羊曇為丨丨丨丨安薨後徹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 **宣武所器** 習鑿齒有才桓丨丨器之未三十用為荊州治中謝戢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世說 **若遇知**

已 吉温常曰｜｜｜｜南山白額虎不難縛也唐元紀

不知已莫知我艱 詩 莫知我勸 同上 知我者天 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語十四

知我者希 ｜｜｜｜則為貴矣老子

斯已而已 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莫已知也｜｜｜｜矣深則厲淺則揭

伯牙絕絃 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波子期死｜｜破琴｜｜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說苑

卞和泣玉 應劭曰｜｜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刖其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于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史記

束之高閣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俟

天下太平然後遇以海容牛僧孺詣襄陽于頔求知頔
識其任耳庾傳以海容遇之牛怒而去後忽
問牛秀才發未曰已去立命小將賫書絹以為輕已韓
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啓封揖回幽閑鼓吹魏
公知揚州王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文
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
魏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
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介甫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
介甫聞丨丨韓公丨謂非知我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
丨由是怨之記聞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畧
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年少意
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丨荆公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
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丨丨丨者魏公後知荆
公之賢欲収之門下荆公終不屈如召館職不就之類
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録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形相好
耳作晝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荆公有挽詩云幕府少

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
又入瓜步望揚州詩云白頭追想當年事幕府青衫最
少年
同上

求知己求為可知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語 **患其不能**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也語憲問

上書自鬻 東方朔｜｜｜｜曰臣朔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本傳

於路自陳 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刺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愔｜｜｜｜愔曰咸由中旨愷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愔欣然數日除霍州刺史本傳

上書求薦 先生云一日程頤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官將云有一官員｜｜謁大資乃是求知己頤曰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人倒來求已

是甚道理夷叟曰丨丨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程氏遺書

勤職求知

滎陽公呂希哲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常從守官會稽人或議其不求知者仲父對云丨于丨事乃所以丨丨也童蒙訓

韓愈與馮宿書

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于老子爭強而已乎此誠未必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芭之他文不見于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

韓愈與陳商書

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敢

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于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為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齊也今舉進士于此世也求祿利行道于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于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不為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于不肖者也畧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韓愈薦侯喜狀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于朝在舉場十餘年意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于主司言之于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

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言其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已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于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于盧公真所謂知已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已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于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于左右焉

韓愈

上張僕射書

執事之擇于愈者非為其能晨入而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

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强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于上為上者不得怨于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于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于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信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天下之人聞執事之于愈如是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于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又如此韓愈之不諂屈于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于執事之門無悔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

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于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于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狀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于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

柳子厚送苑論詩序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轄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躬于朴厚之質行浮于幽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凡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凡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于筆札雲霞發于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凡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荊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

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峨冠榮向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王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纖氣煥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文映式授首簡于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安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皇甫湜送丘儒序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惟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鬪其藝于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為盜困幸矣子將安置哉京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

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白變而復黒倒上而為下吾未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叙其行

詩集無知者 仲蔚愛窮居遶舍生蒿蓬翳然絶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然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陶潛詠貧士

無知己 鄉曲｜｜｜朝端乏覯故伊誰為揚雄一薦甘泉賦孟浩然

桐遇知音 馬因回首雖增價｜｜｜｜已半焦白

圭璧無人知 ｜｜｜｜｜甘與頑石列舜禹無陶堯名聲隨腐滅唐文粹侍郎

期君

蟠桃枝 ｜｜｜｜｜千歲終一嘗山谷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一

宋 謝維新 撰

事爲門

揚善 附 隱惡

事理發揮 善者人之所樂而惡者人之所惡也今有人于此聞人之善如已之善惟恐人之不知見人之惡如已之惡惟恐人之又得知善者褒之嘉之從臾而成之惡者痛之悼之又從而隱諱之豈不誠君子長者哉其或彼有善之可嘉也而媢疾生焉彼有惡之可矜也而發摘形焉是固未能盡人也而

謂能盡已可乎茲其為薄德也亦甚矣故妬賢害能而忌有功既非所以為項氏之利而國武子好翹人之過亦所以不免于齊也聖人有言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豈欺我哉

事類用中 舜執兩端丨其丨於隱惡而揚善記中庸民 **聞言** 禹丨善丨則拜孟 **不蔽** 爾有善朕丨敢丨書湯誥 **俾慕**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丨克畏丨注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 **輓推** 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左襄十四 **反和**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丨之而後丨之語述而 **大哉問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丨丨丨語 **富哉言乎** 語 **雍之言然** 子曰丨丨丨丨丨雍也 **偃之言是** 丨丨丨丨也前言戲

之耳陽貨**君子若人**子謂子賤｜｜哉｜｜公冶長**尚德若人**南宮适出子曰｜｜哉｜｜憲問**賢哉回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孝哉閔子**子曰｜｜｜｜｜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先進**大哉孔子**達巷黨人曰｜｜｜｜博學而無所成名子罕**借譽左右**百里奚乞于道路秦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于朝｜｜于｜｜然後二王用之漢鄒陽傳**數言將軍**王曰丞相｜｜｜｜將軍何以敎寡人計策韓信傳**游揚足下**曹丘生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于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名于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大悅季布傳**稱述多過**龐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其才時人怪而問

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夷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伍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敎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

嗟吟良久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才筆未為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本傳

隱惡不成人 ｜｜｜之惡小人反是語 又穀梁春秋

毋攻人 攻其惡｜｜｜之惡語顏淵

九二包荒 ｜｜｜｜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注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用心弘大無所遐棄故曰不遐遺也無私無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如此乃可以得尚于中行易泰卦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注俱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不當所以包羞也

否卦

國君含垢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丨丨丨丨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左宣十五

君子諱惡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丨丨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丨丨為之諱也公羊僖十七

恥言人過漢文帝躬修元默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論議務在寬厚丨丨丨丨之丨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刑志

掩匿人過曹參見人有過掩匿覆蓋之本傳

俱棄細過今單于新與朕丨丨丨丨偕之大道云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漢文帝紀

不責小文陳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請斥之大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

責之**當由貧困**陳寔時歲饑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因見呼子弟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之人是矣盜驚投地稽顙歸罪寔曰視君狀貌未必惡人丨丨丨丨令遺絹二匹後漢本傳

勿使人見宋褚彦回有門生盜其衣彦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丨丨丨丨門生慙而去

屏風屈曲齊王僧祐父遠時人為之語曰王遠如丨丨丨丨能蔽風雨

甕中文字國初趙普為相于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閒見録

手封文字韓魏公為相見丨丨有攻人隱惡者必丨丨之人未常見別録

韓愈送王含序令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

韓愈答楊子書丨丨丨丨丨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故不待相見相信

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

賈誼陳治安策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節坐汚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矣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馬援戒兄子書 見姪門

詩集蒲世名 秦少儀好為詩初不甚工既而以所業見山谷山谷贈以詩當時多以為許子之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汝南許文休馬磨自衣食但聞郡功曹|||藉藉渠命有顯晦非人作通塞秦氏多

英俊少游眉最白頗聞鴻鴈行筆皆萬人敵吾早知有覲而未知有覲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皪乃能持一鍭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挽來不能寸推去忽數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

逢人説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覩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丨丨丨項斯楊敬之贈項斯

荷朋友名聲丨丨丨韓

送吹噓青冥丨丨丨丨韓薦士詩

無瑕疵順物丨丨丨山谷

求庇 附 求援 求哀

事理發揮人無特操不能自立必有所庇而後立是故所求乎貴以庇賤未免也所求乎上以庇下未免也所求乎大以庇小未免也始而庇其身繼而庇其宗又繼而庇其覩戚庇其所厚善者是庇也皆推其有餘以及彼之不足得其庇者安失其庇者危就其庇者說去其庇者悲趨其庇者榮舍其庇

者辱故求庇之情斯人之所不能無也雖然人不能以自立非求庇于人固不可或不能以自免非求哀于人亦不可人未必常安樂而無憂患也亦未必常榮懷而無杌㮝也人而溺于憂患之中陷于杌㮝之餘幸而有仁人君子者拯而出之往而救之亦偷生而已矣亦苟免而已矣然或依憑城社妟作威福天日開明氷山銷鑠此乃仁人君子之所共誅者尚復可憐之乎

事類

蔦蘿 ｜與女｜施于松栢詩頍弁

葛藟 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詩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左文七

晉焉依 我周之東遷｜鄭｜｜

鄭為主 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

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左僖三十年彊者庇民以待｜｜而｜身所庇大官大邑｜｜之｜｜也左襄三十一屬託邑子前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兩人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倚為主人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光武鎮慰河北以書招寵王郎立寵發步騎南及光武于廣阿賜號大將軍｜以｜北道｜｜本傳獨不為地田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將軍｜乎我有二天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獨｜｜｜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求哀耄無能為石厚從州吁如陳石蜡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矣｜｜｜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左隱四年

孤實不敬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莊十一

肉袒牽羊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宣十二

面縛啣璧楚子圍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大夫衰経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僖六年

舍諸靈臺秦獲晉侯以歸穆姬

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傳十五

依於庭墻 吳入郢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臣下何敢即安立||||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定四

求渡得脫 伍子胥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子胥幾不||追者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子胥之急乃渡子胥

佯死求脫 魏齊

笞擊范雎折脅搯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厠中使客醉者更溺之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周紀

轍中求水

莊周家貧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丨丨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吾得斗升之水而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

穽中求食

猛虎處深山之中百獸震恐及其在陷丨之丨搖尾丨丨前司馬遷傳

緹縈上書

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丨丨自傷悲泣廼隨父至長安丨丨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憐其意乃下詔除肉刑漢刑法志

鄒陽上書｜｜齊人也初仕吳後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畧忼慨不苟合介于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王怒下之吏將殺之陽恐死而負累廼從獄中｜｜曰云云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本傳

上書請老見餞送上書

乞歸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通鑑漢和帝紀

舉幡救罪鮑宣下廷尉王咸｜｜｜太學下曰欲｜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孔光車不得行宣減死一等

求援求襄屬令晉王襄字偉元城陽人門生為安丘縣所役｜｜｜｜襄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千餘人安

丘令以為詣已出迎之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蓋

呼顗申救　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誅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顗將入導｜｜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甚至帝納其言顗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及敦誅顗而導不言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流涕告諸子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求厎　**韓愈與孟簡書**　潮州時有一老僧號曰大顛頗聰明識道理云云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策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

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

梅聖俞凌霄花賦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附蒂有葉兮敷苗朱華粲兮上覆本猗蔽兮不照嗟兮此木幾歲幾年而至于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綦高艷而仰翹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蕙蘭自芳芙蓉出污而自麗芝蘭不培而自長或紉佩帶或采頃筐或製裳于騷容或登歌于樂章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柯而後昌吾謂本危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荄不復萌糵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求哀韓愈與韋舍人書

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葢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絶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猵獺之笑者葢八九年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葢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于衆也且曰爛死于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有命而且鳴且號者亦命也韓

愈救墜者說

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唯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將有介于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欲其死者則將大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某聞人有行道三塗之難墜千仞之下者仰望于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然良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俛首深矉太息良久而去耳

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于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又不迨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于上矣某羈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大阨窮躓隕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矉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伏惟閣下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度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没有餘恨則士之死于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

王子晉論求怨與報仇

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與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于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李布

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于郭解之代人報仇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亂逆之行得罪于君親者亦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敎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耳顏氏家訓

詩集

附蓬麻 兎絲｜｜｜杜

依荊榛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兎絲蔓｜倚｜與｜荊榛易蒙密百鳥撩亂鳴下有狐兎穴奔走亦縱橫樵童斫將去柔蔓與之并翳薈生可恥束縛死無名桂樹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鶻渡海食應龍昇天行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縲縈縲縈竟何者荊榛與飛莖

依水萍 ｜｜類浮｜倚松如懸蘿潘安仁

向陽花 近水樓臺先得月｜｜｜木易為春薛麟

一梢

偶依||||陳太守羅隱萬間大庇安得廣厦千||||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杜為燕巢君屋顧|雙飛|銜泥|

||古詩騎馬倚人門但得有錢留客醉誰能||||||盧東無窮求福人火透

皮穿不計春根如頭面藥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韓愈題木居士惟是欠登門似龍鱗已足||||日裏肥猶濕泥中目未昏乞鋤防蟻穴望水瀉金盆他日能為雨公田報此恩姚鵠

詩上苗相公只憐無援過吹噓省得蓬蒿修謁初蒙知曾不見生疎侯門數處將書薦帝里經年借宅居未必有詩堪諷誦||||||而令足得成持取莫使江湖却釣魚杜荀鶴下第後寄池州鄭員外

解紛

事理發揮 紛者人之爭也解紛者又人之所以救其爭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智者詐愚勇者苦怯衆者暴寡强者凌弱德齊不相尚則較權均不相下則競力敵不相能則鬬于斯時也不有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則小者滅宗大者亡國相刃相靡特紛紛而未已也昔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此解紛說也春秋之功利戰國之從衡秦漢而下之戰鬬三代而上無是也解紛者其誰乎嗚呼世道其衰矣

事類和其難 謂人掌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禮

解其紛 老子｜｜｜

纓冠救鬬

令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丨丨而往救之可也孟子

解驂贖罪 越石父賢在縲紲間晏子出遺之途丨左丨之入為上客

為人排難 魯仲連游趙鬭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王欲令趙尊秦為帝仲連見新垣衍言秦稱帝之害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不受平原乃置酒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以貴于天下之士者丨丨丨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令家返女 蒯通曰里婦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所善里母曰我令丨而丨丨矣即東縕請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莫蔽沛公 沛公見羽鴻門羽留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增出謂項莊莊請以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丨丨丨丨樊噲聞事急直入譙羽有頃沛公從間道走軍本紀

詐稱

漢王楚圍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間出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遁去本紀

解平城圍上擊韓王信遂往至平城為匈奴圍于白登上自用陳平奇計厚賂單于閼氏乃解圍陳平傳

如朱家指季布為項籍將數窘漢王籍滅高祖求布千金魯朱家之雒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君何不為上言之公許諾果言丨丨丨丨上赦布本傳

滕公與語韓信坐法當斬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何為斬壯士丨丨丨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丨丨大悅之言于上以為治粟都尉

王陵見怪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肥白如瓠時丨丨丨而丨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以為代相遷為計相本傳

賈復交歡見不修怨註

撫箏歌怨謝安為王國寶所讒孝武召桓伊飲讌安侍坐伊丨丨而丨丨詩曰為君

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安泣下霑衿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施障申議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辨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青綾步｜自蔽｜獻之前｜客不能屈晉書

罪不至死　權善才范懷義悞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曰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何如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見釋之于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保其無他　議者言韓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賢也滉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上令滉歸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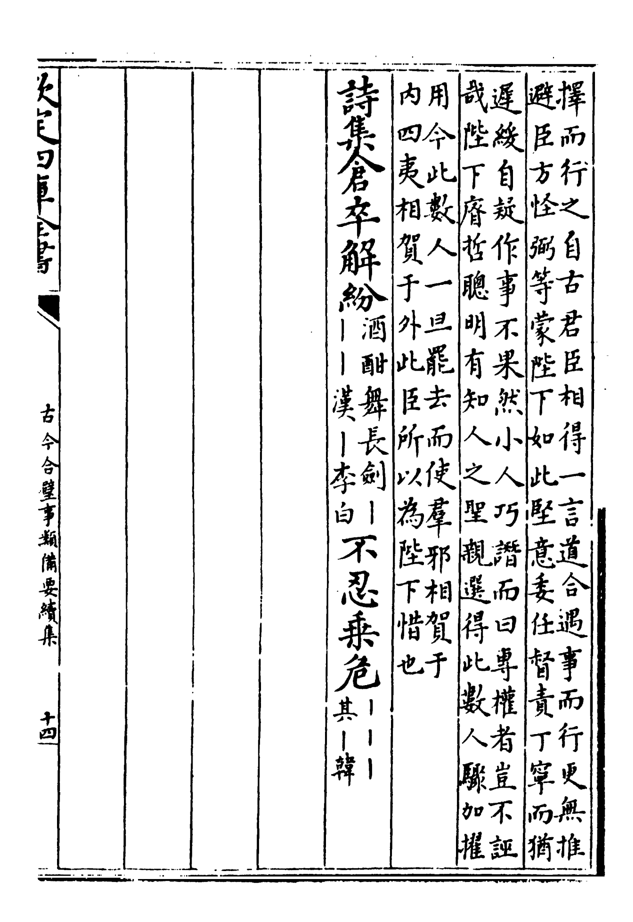
百口保君　杜兼誣奏李藩于張建封之覺搖動軍情上大

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直執也佑曰君謹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矣上召藩詣長安望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日授祕書郎

一策平憾 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悰嘗詣宗閔曰悰有｜可｜宿｜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嫌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德裕驚喜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唐文宗

歐陽公辨誣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陛下所素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害善良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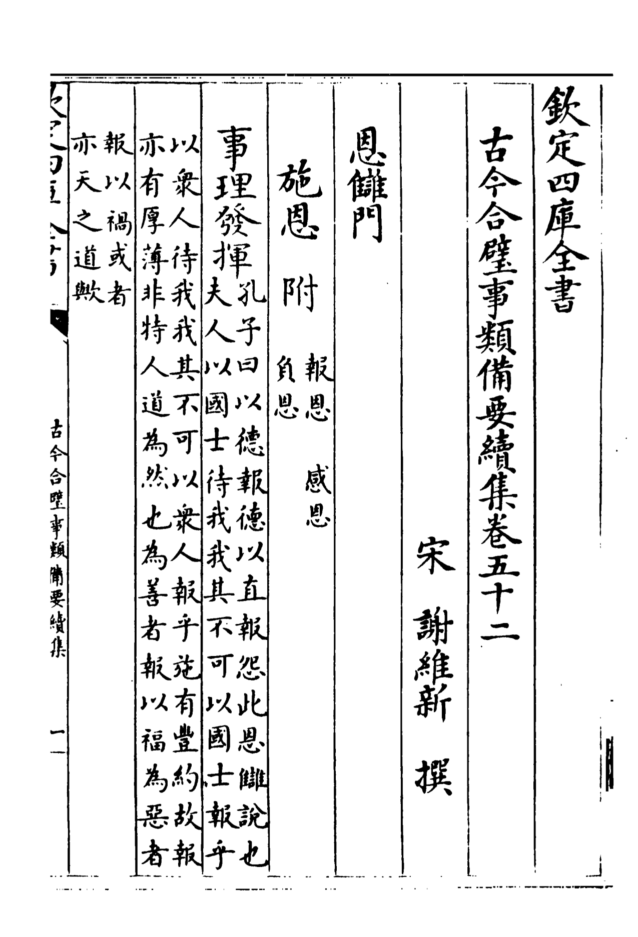
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杜衍爲人清愼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于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條其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畧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



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覩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内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

詩集倉卒解紛酒酣舞長劍｜｜｜漢｜李白不忍乘危｜｜｜其｜韓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二

宋　謝維新　撰

恩讎門

施恩　附

報恩　感恩　負恩

事理發揮　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此恩讎說也以衆人待我我其不可以衆人報乎施有豐約故報亦有厚薄非特人道為然也為善者報以福為惡者報以禍或者亦天之道歟

事類謂之惠分人以財｜｜｜孟滕文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孟尚往
来其次務施報禮｜｜｜記曲禮恥積藏樂分施而｜｜｜荀大畧與爾鄉黨原思為之
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鄰里｜｜乎語六救其親戚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
皆舍業厚遇之存｜｜｜｜由是名重天下通鑑周顯王紀家量獲民昭公三年叔向問曰齊其
何如晏子曰其為陳氏矣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
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鍾乃大矣以｜｜貸而以公量收之云云欲無｜｜｜將焉辟之左焚券市義馮驩貧乏為孟嘗君
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吾家寡有者市之
驩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皆稱萬歲還問
何市而返驩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
積惟欠義耳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

為之喜
語林

散與貧踈

范蠡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兄弟

賑施貧窮

原結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専以｜｜｜｜務起人之急

分給租奉

梁商常曰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奉則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飢者輒令蒼頭以牛車致米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其姓名漢記

共饗賜贈

疏廣兄子受上踈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鄉里樂與鄉黨宗族｜｜｜共｜｜｜以盡吾餘日

以與邑里

張儉資計差温初百姓飢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以盼兄弟

馬援扶風茂陵人轉游隴漢間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貨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敢盡｜｜｜｜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乞人填門

後漢尚書

令符稚為人樂施｜｜｜｜嘗曰天下物何常 債家從
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與米
赦｜皆慙爭往償之諸子｜｜竟不受晉陽秋
一囷魯肅以賑窮士為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為居巢
長將數百人故過候魯肅并告資糧肅家有囷米
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益知其 散米千斛 呉全琮父柔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為桂陽守使
琮齎米數千斛至呉交易琮皆
賑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父奇之
報恩報以瓊琚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
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
服馬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投我 報以臣禮
以木瓜｜之｜｜｜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以求知罃楚人
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

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王曰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惠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左成三年

施者報者丨丨倭矣丨丨未厭左昭二十四年

出爾反爾丨乎丨者丨乎丨者也孟子

結草亢敵見勇力門

倒戟禦徒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既而與為公介丨

丨以丨公丨而死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宣二年

推鋒爭死

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求從公為晉軍所圍皆丨丨丨丨遂脫繆公反生得晉惠公史記

退舍報惠

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丨三丨避之所以丨也僖二十六年

故來死君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馬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脯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丨丨丨丨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人戰國策

常願湔敵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已飲不絕纓者不歡

君臣百官皆絶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絶纓者也王隱忍不搡而誅｜｜肝腦塗地頸血｜｜久矣遂平晉

每食必祝

楚欲殺伍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意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千金以予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劒手胥後｜｜｜｜｜｜之曰祝江上丈人

視如國人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君｜｜｜

報以衆人

豫讓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戰國策

一飯必償

范雎｜｜｜之德｜｜本傳

百錢必償

蘇秦之燕貸｜｜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

德者偏報

蘇秦偏報諸所嘗見｜｜一人猶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子深是以後子

恩者

皆報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甞有｜｜｜復馬

鄭侯錢二漢蕭何為沛主吏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即帝位何為丞相封｜｜食邑八千戶乃益封二千戶以甞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也

亭長錢百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從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本傳

盜妾者報盎袁盎為吳相時有從史盜盎所愛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盎馳自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

盗使吳見守從史適為校司馬中夜引盗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盗謝之而去曰**執炙者**

報榮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簒位以榮為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者為督率救之而免**行觴者**

報鏗陰鏗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客宴飲｜｜｜因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凡微時一飡**范初達過侃達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達子珧為湘東太守｜｜｜所荷｜｜咸報陶侃傳

感恩何日忘之中心藏之｜｜｜｜詩隰桑**夫人及此**微｜｜｜之力不｜｜｜左襄

七年生死骨肉所謂丨丨丨丨也襄十二而丨尸祝社稷丨相與丨丨而丨丨之而丨之莊子

解衣衣我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言不聽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丨丨丨丨推食食我言聽計用背之不祥造門謝恩何武每奏事京師戴聖未嘗不丨丨丨丨

負恩忘我大德丨丨丨丨思我小怨詩谷風不念昔者有洸有潰旣詒我肄丨丨伊余來塈詩晉閉秦糴晉饑秦輸之粟秦饑丨丨之糴左僖十三莽負漢恩莽王使安陽舜見太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通鑑漢明帝紀白敏中負李德裕白敏中用

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為相詆之甚
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
未足深咎也愚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
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
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
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
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又為王允而殺卓
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
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
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
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
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
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
馬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
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居易

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縁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寃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況因之而進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於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扣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詩集感君恩重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結襪｜

子

出君焦灼咫尺炎涼變四時｜｜｜｜君詎知韋應物寸心銘佩｜｜｜｜牢杜

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臨川吞炭難酬馮京當世少嘗薄遊為街卒所縶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關中王方帥渭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三

宋 謝維新 撰

恩讎門

報讎 附 快讎

事理發揮 與施恩同

事類 君之讎 丨丨丨視父禮調人 父之讎 丨丨丨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記 師長之讎 丨丨丨視兄弟禮調人 交友之讎 丨丨丨丨視從父兄弟同

上

昆弟之仇子夏請問｜｜｜｜如之何子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記

讎不同國從父昆仲之｜｜｜｜禮調人

仇不為魁子夏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矣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記

九世猶可齊襄公享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乎紀遠祖九世矣｜｜｜｜以復讎雖百代可也

三年拜賜晉敗秦於殽獲孟明釋之孟明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即戮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將｜君｜文二年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左僖公

三年乃報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越定十四年

報東門役宋公陳侯蔡人衛人圍其東門鄭人侵衛牧以｜｜｜之｜隱五年

報會稽恥吳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

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伍員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十三年越人入吳哀元年

雪夫椒恥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史記越王念欲復怨夏則握火寒則抱冰吳越春秋臥薪嘗膽以丨丨丨之丨坡文

鞭荊平墓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譖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子伍尚次子伍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即員也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子固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書龐涓死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重中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

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竪子之名

願請君衣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就問則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之|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恨襄子大義之持衣與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下報智伯遂伏劍自殺

且盜若城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笞掠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旣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

為燕報讎

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請見之謂軻曰今諸侯服秦莫若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唯卿留意荆軻許之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於樊於期曰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荆軻入秦荆軻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荆軻奉圖以見於王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袖絶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王負劔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徇

為韓報仇

見勇力門內

快讎殺子玉喜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宣十二

殺王甫喜　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漢靈紀

置炷於臍　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為火炷置卓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漢獻紀

爭啖其肉　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丨丨俊臣仇家丨丨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踏成泥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始貼席矣唐武紀

罷璀相賀　吐突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上丨承丨丨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丨丨丨

貶鎛相賀　丨皇甫丨為崖州司戶市井皆丨丨唐穆紀

韓愈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

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

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上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朱元晦讜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有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戈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

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北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阻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北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上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事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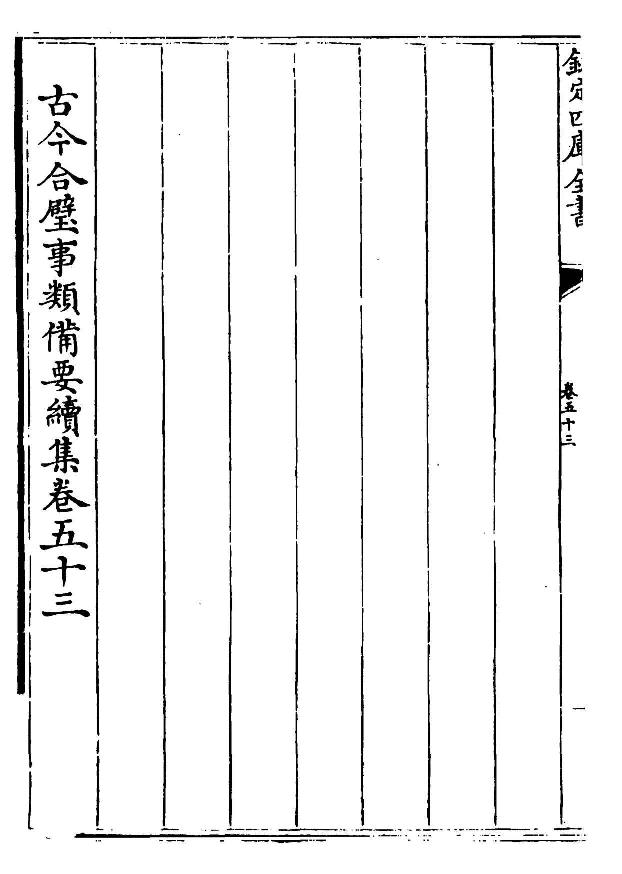
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游說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雖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金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讎人役之嘆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

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
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
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
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
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
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
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
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作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
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
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
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强之勢也今南北甫離中
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無所復發
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嘆因讀魏元履所以叙次戊
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
已姑論其始終槩梗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意
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取焉則

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胡明仲豫讓論　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幾乎美觀而不足於夷攷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為之奮不顧身其報仇之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可倚富貴無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為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如是也襄子知其如此獨無以勉而旌之乎而終於殺之何以為人臣而不懷二心之勸哉前史列讓於俠士非也

詩集雪恥除兇　｜｜酬百王｜｜報千古唐太宗　挺身張目　｜｜艱難際｜｜視逕衢杜甫詩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三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恩讎門

報怨 附不修怨

事理發揮與報讎同

事類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表記 以直報｜子曰何以報德｜｜怨以德報德｜語

置莝豆魏相魏齊笞擊范雎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厠中范雎得出遂相秦號曰張禄而魏不知以

為范雎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驚曰范叔無恙乎曰為人傭賃須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雎曰主人翁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須賈立門下待雎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范雎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入言之昭王罷歸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坐堂上飲食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丨丨丨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又曰范雎眦睚之怨必報本傳

封羹頡

漢高祖怨丘嫂之轑釜丨其子為丨丨侯楚元王傳

毋效丁

丁公為項羽將窘高祖於彭城西及項氏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氏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者丨丨丨公也季布傳

請

斬錯 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袁盎受吳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三國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召錯斬東市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廼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於盛秋

斬掾吏 漢張敞事見後集京尹門

毋入偃門 元朔中徐偃言齊王有淫泆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

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丨復丨丨丨乃使人告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主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本傳

陳滅囂計 馬援上書曰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而加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願詣行在所丨丨丨丨隗丨丨

享杖罰 晉何曾位太宰性華侈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以銅鈎轂紖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因小事丨丨丨丨外寛內忌如此

加吏鞭箠 梁沈瑀為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悉令着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丨鞭箠瑀微時嘗至餘姚鬻瓦器為富吏所辱故報之

操所不樂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漢獻紀

導所甚啣 周顗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

斗大繫肘王導甚銜之顗為王敦所害本傳

孫秀宿恨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父文德為瑯琊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蹋不以人遇之後收石崇及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世說

右軍嫌隙

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伴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搆後藍田臨楊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在郡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延賞宿憾

張｜｜與李晟有｜｜及俱入朝韓

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為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即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未許婚釁未忘也本傳

貶晏忠州　楊炎為吏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為載報仇遂罷丨丨丨丨刺史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為荊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慫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

出逢巴州　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唐憲宗通鑑薛逢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為郎官有薦薛逢知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丨丨為丨丨刺史又見同年門

恩怨必報　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唐文宗紀

恩讎皆報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

之色翌日告别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人持箱中有黃詔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未炳秀才安乎頃取相愛爲吾召來一如魚禮他日又曰羗岾秀才何在最相鄙薄君子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岾至忽有數人執岾云羗岾謀反罪當處斬岾大叫曰韓魚召我來受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岾來曰相公生殺在已岾昔日同場屋閑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岾曰得君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青鎖

出普河陽 竇儀 開寶

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直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名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舊

勲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貶盧崖州 見上

造成案底 富鄭公與韓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富公守其州魯直為尉久未之任在路遷延富有所聞大怒及到遂不與交代後幕幹勸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人問富曾弔韓喪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後人雖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魯直也可謂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朱子語録

不修怨不宿怨 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為事云云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焉親愛之而已矣孟子

不含怒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

不念舊

惡 子曰伯夷叔齊｜｜｜｜怨是用希語｜｜

亦恥匿怨 子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得仁何怨 冉有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又｜｜

在邦無怨 仲弓問仁云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家無怨並同上

竊灌楚瓜 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因往夜竊搔梁瓜梁覺之欲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搆怨之道也乃令夜往｜為楚｜瓜楚且往則已灌瓜伺而察之則梁亭為也楚令大悅因具告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故梁楚之讙由宋就也賈誼新書

又餼晉粟 僖十五年初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戰於韓原獲晉侯是歲晉又饑秦｜｜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姑樹德焉左

卒相管仲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

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左莊九

卒見寺披 晉文公入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女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左僖二十四

遽見頭須 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丨丨之左僖二十四

卒用孟明 晉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

以歸文嬴請之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左僖三十三

因赦季布 見前解紛注

卒善田甲 漢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至門謝罪 周赧王三十六年趙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功相如徒以口舌而位居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嘗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方鬬勢不

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遂為刎頸交

同車共出　漢光武二年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太守冦恂捕而戮之復以為恥謀殺恂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徴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結友而去通鑑

不忘上壽　見前造成

何暇恤私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懐其私忌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既寧初蜀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不

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
｜｜怨方蜀公辨恭公時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之言
聞者尤嘆服
云石林燕語

不省前言

孫丈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
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
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求試京師有幾文懿以第三
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
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得
束修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
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
之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聞見錄

不怨臺劾

文潞
公以
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文潞
公謂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
判潭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
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
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
執政相知為深聞見錄

不易臺記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
人也嘉祐中知鳳翔

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云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後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真興寺閣詩云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為中元節不過府廳罰銅八斤亦公粥案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粥必塗墨改定數往返至為公粥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槖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不足恃於久長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公粥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其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朱語録

快怨佳人怨 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協二人之貶元衡為相時也禹錫為靖共｜｜｜以之

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朱語録 東門行 見上注

詩集中道絶 棄捐篋笥中恩情｜｜｜班婕妤怨歌行 多容忤 希怨猶逢怒｜｜竟｜强

柳 寫餘恨 怨句｜｜｜坡

不修怨聊相瀆 德怨｜｜｜｜前人 常自嗟 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歐公

明妃曲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四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禍福門

禍福 附

致禍 嫁禍 樂禍 避禍 防患 畏患

事理發揮 禍福所以為善惡之報也然人皆知求福而不知所以為善善皆知避禍而不知所以去惡不知往求福而福不應避禍而禍不免是非天之不仁也而所以感召之者未善也故禍每加於小人而福常歸於君子善惡之報昭昭矣或者為善未必福應而反得禍為惡未必禍應而或得福則以為天理有時

而或爽也愚謂善有時而得禍惡有時而獲福者天之未定也善積而禍必滅惡盈而福必消者天之終定也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焉可厚誣哉

事類

善不善作丨丨降之百祥作丨丨降之百殃書　能不能丨者養之以福丨丨者敗之以取禍左成十三年　自求福丨丨多丨詩　自求禍是丨丨丨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　不懼不喜君子禍至丨丨福至丨丨家語　所倚所伏禍兮福丨丨福兮禍丨丨老子　德福之基夫丨丨丨丨也無德而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無日矣晉語　言禍之門多丨多敗是丨丨丨也家語　牛生白犢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丨丨丨丨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復無故而

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復列子

鳶墮腐鼠 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而游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丨丨丨丨而中之游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夜乃攻虞氏大滅之列子

何不為福 勾踐之困於會稽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史越世家

安知非禍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丨丨丨丨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淮南子

包藏禍心 趙孟曰楚使子圍聘於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丨丨丨丨以圖之

毋

為禍梯史記趙武靈王時公子章欲作亂李兌謂相國肥義曰子胡不稱疾傳政毋為怨府｜｜｜｜

致禍虞叔有玉見前貪濁門

子罕辭玉宋人有得玉獻諸｜｜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使玉人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左襄十五年

直言必及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於難後晉三郤害伯宗成十五年

小才見殺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勇死知困子路以｜｜萇弘以｜｜淮南子

俊死辯亡鄧舒以｜｜鄧析以｜｜唐元載傳

錯以智死鼂｜｜｜｜桓譚傳

舜以言死張敞掾絮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

敵聞舜語收繫獄死**好鍛見憾**晉嵇康性絕巧而｜｜宅中有一栁樹甚茂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之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帝既昭信會遂害之**料事見忌**後楊修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忌修後因事殺之**游說被刑**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上以遷誣罔為陵｜｜下遷腐刑**誹謗遭誅**孔融以對孫權使有｜｜之言坐棄世東漢**驕慢被殺**許攸恃功｜｜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

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瞪視欲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嫁禍吾皆不欲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夫子欲之｜｜二臣者｜｜｜也論語

此非得為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曰｜｜距心之所｜｜也孟公孫丑下

欲反其讎 楚殺伍奢其子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不可從也左昭二十

欲嫁其禍 趙豹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於趙也趙世家

言陵所誤 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李｜｜教單于為兵以備漢兵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通鑑

欲上自將 七國反錯｜令｜｜｜｜兵而已居守漢景

帝紀

樂禍偏舞樂禍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鄭伯曰王子頹歌舞不倦｜｜也左莊二十年

背施幸災 秦饑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無親不仁｜｜｜｜｜民所棄也左僖十四年

利人之難 ｜｜｜｜昭五年

利人之幾 ｜｜｜｜宣十二年

樂人之禍 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禍將及之後漢王允傳

乘人之弊 周伯仁好｜｜｜｜

避禍括囊无咎 ｜｜｜｜象曰慎不害也易坤卦

勿藥有喜 九五无妄之疾｜｜｜｜汪非妄而藥之則凶

全身遠害 ｜｜｜｜詩

見幾不俟 君子｜｜｜而作｜｜終日

易繫

結茅表井 楚子伐蕭王遂圍蕭蕭潰中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言呼申叔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二物所以禦濕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柰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烏九切廢井也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以｜｜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中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浮舟泛海 范蠡與勾踐既滅吳為書辭王乘｜｜｜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劒種遂自殺

鼓篪乞食 伍子胥載橐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於吳市范睢傳

髠鉗布衣 季布為任俠有

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乃｜｜｜｜褐置廣柳車中喪車也

解臝刺船

漢陳平自楚間行仗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衣｜而佐｜｜｜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亡抵於褒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不告融見其有窘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獄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褒焉

逃歸於嵩

後漢趙岐字邠卿為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琦為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卿侮之岐又數為貶議琦後為京兆尹果盡殺岐家屬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岐非常人呼與

共載岐懼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作尼屯歌三十三章諸康死滅因赦乃免

捷步完免　後漢任文公曉天官風星秘要為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簒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趍走日數十倒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冦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丨丨悉得丨丨

詐死逃竄　杜根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丨丨三日目中生蛆因丨丨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毋重吾禍　范滂以鉤黨坐繫獄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本傳

每輒言佳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

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　　　　婦誄之曰

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洛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

復佳世說

詐醉免疑

晉王允之字景猷總角從伯敦謂無似

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與入則共寢敦嘗

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

王敦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

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為廷尉允

之還都定省以敦鳳謀議白舒與王導俱啟明帝

命駕見幾

晉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

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

相識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

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掾冏時執權翰謂同

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

良難吾本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秋風起

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何能羈宦數千里以

要名爵乎遂｜｜歸俄把酒相歡裴度晚節頗浮沉為而回敗人皆謂之｜｜自安計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窮晝夜｜｜不問人間事本傳

闔戶避謗陸贄既放荒遠常｜｜人不識其面｜｜不著書本傳

買田自汚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乖崖知其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坐乃｜｜宅為歸計以｜｜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談叢

防患

見兎顧犬莊辛謂楚襄王曰｜｜而｜｜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戰國策

曲突徙薪見前

為長太息臣竊惟天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者六云云賈誼

治安策

著恐不知 漢息夫躬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略云玄靈決欝將安歸兮鷹集橫厲鸞徘徊兮矰若浮猋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宛頸折翼容得住兮涕泣流兮汍蘭心胸結兮傷肝仰天光兮自列昭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唫行雲為我陰嗟若是兮欲我留撫神龍兮攬其須遊曠迴兮反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後數年誅如其言

重關複壁 李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區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以石甃地墻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被甲衣袍 向敵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寇詔盡付西鄙得便宜從事會邠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密使麾兵｜｜｜｜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懷短

刃即席誅之勅說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賔從股慄歸田錄

思患無忘檻車 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鈎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

不忘巾車 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臣丨丨丨丨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丨丨丨丨之恩光武獲異於巾車故云巾車鄉名也

方謹守文 唐太宗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角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尅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冐萬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守文之為不易然

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謹之通鑑本紀

無忘創業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遣宮苑使王允平營樓郭崇韜曰願陛下｜｜｜｜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

禍福陸龜蒙雜說

郤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郤棄為稷官烝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秏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元次山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對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

然竊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變水木而已不數月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有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容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挈參游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土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道不進非忠信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拯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齧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觔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歐陽公史贊

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有時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

避禍王讇風詐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讇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酗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讇誠可惡也荒酗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讇荒酗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讇荒酗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梛子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害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誕誕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忘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刿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秪益為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措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遏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皮日休鹿門隱書序

醉醉隱於鹿門不醉則遊不遊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槧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喜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意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灾𢘆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拯暴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鈎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有力而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愛拔距而過賢者寒泥竊寶子頽通毋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為淫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啟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所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

易容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陵也亂者不在於社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陳靖彭祖觀井圖銘

浮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惟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縋之以繩凭杖斂躬踞蹐而迎視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其迹於傳記雖覓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於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慎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休永據存而懼亡係於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

醜無愧屋漏庶人刖之其食孔阜吾省于行吾慎于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司馬君實保身

説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尚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爾其不可及也

詩集行文天合如

君丨君丨丨丨丨見君如此我傷悲祇殘三日兵戈後纔到孤村雨雪時着卧衣裳難辨洗旋求糧食莫供炊地爐不煖柴枝濕猶把蒙求授小兒杜荀鶴贈李鐔鐔自維揚避亂東入中山

善惡理如此

顏回飲瓢水陋巷枕曲肱盜跖戕人肝九州恣横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

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肖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遺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得所豹犬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量難重輕｜｜｜｜毋尤天不平歐陽永叔顏跖

切勿恃何妨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厚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邵堯夫詩

何為亦窮辱

黄雀死彈丸厥罪在啄粟翡翠不近人｜｜｜｜｜臨川

舉

足畏逢仇

｜｜｜｜｜低頭惟避謗歐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壁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報應門

陰報 附 善報 惡報

事理發揮 聞之昔人所謂陰德者如人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如有所作動欲人知何陰之有斯言吉哉今人乍有一善即要人知安得有人所不知而自知之者借使有之亦必有心於福田利益責區區之報於冥冥之中福田利益可以無心得而不可以有心致也久矣天可欺乎

事類斷蛇獲報孫叔敖為嬰兒時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其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喻其為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烈女傳曰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令尹老終賈誼新書

活蛇得報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活之之後一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搜神記

吾活萬人前漢王翁孺傳活千人其子孫必封｜所｜者｜餘人後世其興乎

我畏四知楊震事見刺史門

子孫必興于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車蓋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有｜者至定國為丞相

後世必

興鄧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有｜者

犬共相乳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仁心所感羣｜生子交｜｜｜或謂士謙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猫有相乳司徒北平王馬燧家｜｜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毋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共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廉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亦可知矣韓文

赤丁顧護洛陽牟頡郊外葬一枯骨夢人來謝云我本强寇為同輩見害感公掩藏願陰護公若有急但呼｜｜子即至矣後數有應驗唐殷公路北戶錄

老姥授

簡

漢何比干有[illegible]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如簡長九寸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其言訖不見幽明錄

救雀環報

後漢楊寶九歲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數矣價集諧記

放龜印報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丁潭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丞相掾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工以告愉乃悟遂佩馬晉書

近種陰德

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在閤中女奴力勸置於門閫東馬騎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閫旁公為守衛至日晏其

主竟不至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來年及第位極人臣芝田錄

必有陰德

裴晉公質狀耿小有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寘於欄楯忘收之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及物前途萬里非其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事見摭言

汲獎得婦

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馬山高無水公｜作義｜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二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其中後當｜好｜｜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石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馬徐氏戲之得白璧一雙來當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地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玉田

補漏得子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鏹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又隆冬若寒𪍿舍緡盈月屯田君晚歸其子即侍郎公舒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有五子長曰彌中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㲄夫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塵史

惡報殺降虜　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本傳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本贊

殺醉尉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陵尉不亦甚哉廣自抵陰讒豈止不侯而已耶至陵身臣虜庭而李氏遂滅其報豈不顯哉塵史

無驗者坐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

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之商君喟然歎曰嗟夫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何事不承

則天時或告周興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宥興嶺表道為人所殺唐本傳

脇下朱字

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有｜｜｜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震死此女子偃月公後身邪元和元年六月也異人錄

背上粉書

長慶中有人雷震而死｜｜｜｜云市中用小斗

子厚謫雷州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如此

丁謂謫雷州

冠忠愍公準累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馮相揚同在中書丁當筆欲貶崖州忽自疑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時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歐陽修歸田錄

善報李德裕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黜為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又奏記霍光以決定大策既而顯微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學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

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蘇軾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中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者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平地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人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

景德祥符之間朝庭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器眞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䘏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三城之東晉公所廬欝欝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鄧拱辰張佛子傳

予少之時聞都下有張佛子者惜未之見

也又慮好事者之偏辭也逮予之職御史得門下給事張亨者始末之亨明年於直舍廼聞其徒相與語始知亨乃張佛子之子予因詰其詳於亨亨遂書其本末聞而驚且歎曰是其後必昌乎輙以亨之言紀其實以埀鑒將來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襲姓趙氏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鄰有郭榮者世為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名闕實祥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應因具必親沐至著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麗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恤則罪者何所赴愬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悔之曰若區區為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為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因有無辜者輙私釋之放其去乃祝之曰若無辜我願以身贖若也坐罪後遇恩赦旋亦自免其因獄有訛鞫者慶以至誠疏畫條

令美言以喻之故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而坐不語衆靚以為更生踰時遍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行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之在其間乃啓念欲得一清凉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修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為而來急去急去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尚未有嗣胡為來此言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穢汚遂乃復甦袁氏自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有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趙佛子乃獲陰報也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始末因歸其姓張焉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病而卒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乃亨亨生三日有一道士者丐於慶之門慶因延入不復詢其誰何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

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乃去慶止生是男既長記名於門下後省子以亨乃得其實於是知慶之後必大皇祐六年以宣徽出守太原因用門下給使恩例乃以亨之年勞已於朝廷補授亨以三班借職今亨乃生六子戒之曰當今讀書無怠乃誠旋顧爾考之餘汗當有所授矣

至和元年六月太原王拱辰撰

虞策書佛子傳後

元祐末年予罷給事中蒙恩除龍圖閣待制出守青社有張洪者因余校閱後圃出宣徽所撰佛子文予因詰洪曰張佛子非爾旋乎洪曰乃祖父也曰爾考非亨乎洪曰然元祐二年以左藏庫副使終於家所謂六子者爾預之乎曰洪其長也又詰其季曰鍔曰鑄曰鐸三弟也於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曰鎬曰銳並預薦開封然後信宣徽王公為知人崇寧元年予自高陽赴闕明年試戶部侍郎辟洪為檢討文字官是歲洪之子公俗公庠亦同登於霍端友榜京師士大夫無不

相傳為感事信乎天之祐善人也如影響之速令洪又出宣徽所撰又求予為後傳因勉從其善應之實以成前事之美云張佛子今贈左司禦率府帥袁氏贈原德太君乃亨之贈也崇寧二年錢塘虞策書

惡報林少頴論商鞅客舍之報

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己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嗚呼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子卬之故扼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胡明仲論三世為將之報

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

皆不知呂望秉旄伏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於今用之是何歟

胡明仲

論張湯無後之報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衾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報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且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遠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禍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

天之所祐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踈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祚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营見

詩集積善生公侯吾知徐公百不憂｜｜衮衮｜｜｜杜徐卿二子歌餘慶及兒孫從公樂萬壽｜｜｜｜｜孟郊

冥數

事理發揮凡國家之興廢人品之榮悴器物之成壞莫不有數行乎其間要非偶然之故也蓋是數也運乎冥冥之中無形迹可窺無聲音可聽隱而索之賾而探之猶有莫得其端倪者吁何深也非有至人其誰能知之乎然古昔聖人以是數也為順性命之理而授之匪人則反以長奸雄之心是亦未

易以輕傳馬吉凶之道可以前知或者以為神仙非過也

事類永公後身 開元中房琯宰相盧真人邢和璞暇日同出城上一廢寺竹間以杖扣地令掘之得一缾缾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謂琯曰省此乎琯即洒然悟其為｜｜｜｜也因語琯終身事無不驗事見明皇雜録

顧總前身 ｜｜為縣尹數被鞭箠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黄衣曰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王粲徐幹君｜｜是劉楨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總省覧了然明悟乃携集見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以賓禮侍之時謂死劉楨猶壯生顧總牛僧孺幽怪録

林甫後身 見前惡報類脇下朱字注

衛公壽數 太尉衛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有王山人者詣謁曰某善按冥也紙上書八字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其後果驗松窗雜録

一行筭法 僧｜｜通大衍｜｜聞天台國清寺

僧其術精往求之至寺未敢入竊於門閭窺之見僧於庭下布筭曰當有弟子来求吾術須門前水西流乃至一一乃趨出請教僧脈門前溪水舊東流忽西流遂授其術同上

夢中娶婦

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至東京履信坊道北屋下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崔寤殊不信之俄所議女暴亡後官至四品年三十八乃婚韋涉妹年始十九年履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生定命録

夢中得天下

唐高祖將舉兵夜夢身死墜牀下為羣蛆所食智蒲禪師曰公得天下矣且死是斃也墜牀是下也陛下至尊之象也羣蛆所食億兆趍附也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曰是公身中之神言訖飛入帝身覺而台太宗曰吾事濟矣紀異録

果拜察院

河南伊闕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入臺者先有灘出石皪金沙清澈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

是西臺當有一雙鸂鶒僧孺咒曰旣能有灘何悟鸂鶒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僧孺｜｜｜劇談録

果平蔡州　裴晉公未第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憂｜｜未平須待此人為相僕聞其語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何相戲耳後果如其言同前

三刀為州　王濬字士治嘗夜夢懸｜｜於屋梁上須臾益一刀濬意甚惡之主簿李毅拜賀曰｜｜｜｜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然晉書

十八為公　丁固仕孫皓為司徒吳録曰初固為尚書夢松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歲吾其｜｜乎卒如夢吳志

朱衣躍出　元稹在私第獨坐有｜｜吏｜｜｜曰相公今日登庸言訖趁出命左右追之咸曰無人入朝果有制命數月又見｜｜吏云今日罷相遲明報出中書紀異録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

坐後常覺一丨丨人時復丨丨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無復與考始疑侍史後回視之一無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為之三嘆嘗有句

無時可得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云惟願丨丨一丨丨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聲曰丨丨丨丨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筆談

舉衣以示 郴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戲之曰今歲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問曰亦知其名字乃丨丨䄬丨丨人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遯齋閑覽

寂末有名 鄉人危叔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逢泥濘老嫗指示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首榜丨丨丨丨是歲果及第青箱雜記

開盡來午 富鄭公留守西京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几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

花有數乎且請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朶使入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丨丨請再筮之先生再揲蓍良久曰此花盡丨日丨時坐客皆不答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喏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泊烹茶之際忽羣馬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踶齧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伏先生之言聞見録

成壊有數 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壊其竹牀孝先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此牀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壊丨丨丨丨子何償焉括異志

冥數有報論 李德裕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禄由於冥數昔衛士恊於沙兵為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寝朝歌未滅而周流卄烏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

契將來之數無所適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來時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荊楚祿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讒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為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上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歲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不入禁苑及戶丞御史有閣中隱者扣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若

函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伏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鄴郡道士繞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叶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衒寃沒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為眛茫余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摩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強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然則無能為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為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五十六